三國史記/卷2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高句麗本紀 第八 ◄

三國史記
卷二十一 高句麗本紀 第九

► 高句麗本紀 第十

寶藏[1]王上

王，諱藏[1]，〈或云寶藏[1]。〉以失國故無謚。建武王弟大陽王之子也。建武王在位第二十五年，蓋[2]蘇文弒之，立藏[1]繼位。新羅謀伐百濟，遣金春秋乞師，不從。

二年，春正月，封父為王。遣使入唐朝貢。三月，蘇文告王曰：「三教譬如鼎足，闕一不可。今儒釋並興，而道教未盛，非所謂備天下之道術者也。伏請遣使於唐，求道教以訓國人。」大王深然之，奉表陳請。太宗遣道士叔達等八人，兼賜老子『道德經』。王喜，取僧寺館之。閏六月，唐太宗曰：「蓋蘇文弒其君，而專國政，誠不可忍。以今日兵力，取之不難，但不欲勞百姓，吾欲使契丹、靺鞨擾之，何如？」長孫無忌曰：「蘇文自知罪大，畏大國之討，嚴設守備。陛下姑為之隱忍，彼得以自安，必更驕惰，愈肆其惡，然後討之，未晚也。」帝曰：「善。」遣使持節備禮冊命，詔曰：「懷遠之規，前王令典，繼世之義，列代舊章。高句麗國王藏[1]，器懷昭[3]敏，識宇詳正，早習禮教，德義有聞。肇承藩業，誠款先著，宜加爵命，允茲故實，可上柱國遼東郡王[4]高句麗王。」秋九月，新羅遣使於唐，言：百濟攻取我四十餘城，復與高句麗連兵，謀絶入朝之路。乞兵救援。十五日，夜明不見月，衆星西流。

三年，春正月，遣使入唐朝貢。帝命司農丞相里玄奬，賚璽書賜王曰：「新羅委質國家，朝貢不乏，爾與百濟，各宜戢兵。若更攻之，明年發兵，擊爾國矣。」玄奬入境，蓋蘇文已將兵擊新羅，破其兩城。王使召之，乃還。玄奬諭以勿侵新羅，蓋蘇文謂玄奬

曰：「我與新羅，怨隙已久。往者，隋人入寇，新羅乘釁，奪我地五百里，其城邑皆據有之。自非歸我侵地，兵恐未能已。」玄獎曰：「既往之事，焉可追論？今遼東諸城，本皆中國郡縣，中國尚且不言，高句麗豈得必求故地？」莫離支竟不從。玄獎還，具言其狀。太宗曰：「蓋蘇文弒其君，賊其大臣，殘虐其民，今又違我詔命，侵暴鄰國[5]，不可以不討。」秋七月，帝將出兵，勅、饒、江三州，造四百艘，以載軍糧。遣營州都督張儉等，帥幽、營二都督兵，及契丹、奚、靺鞨，先擊遼東，以觀其勢。以大理卿[6]韋挺，爲餽輸使，自河北諸州，皆受挺節度，聽以便宜從事。又命少卿蕭銳，轉河南諸州糧入海。九月，莫離支貢白金於唐。楮遂良曰：「莫離支弒其君，九夷所不容。今將討之，而納其金，此郜鼎之類也，臣謂不可受。」帝從之。使者又言：「莫離支遣官五十，入宿衛。」帝怒謂使者曰：「汝曹皆事高武，有官爵，莫離支弒逆，汝曹不能復讎，今更為之遊說，以欺大國，罪孰大焉？」悉以屬大理。冬十月，平壤雨[7]色赤。帝欲自將討之，召長安耆老，勞曰：「遼東，故中國地，而莫離支賊殺其主，朕將自行經略之。故與父老約[8]，子若孫從我行者，我能拊循之，無容恤也。」則厚賜布粟。群臣皆勸帝毋行。帝曰：「吾知之矣，去本以趣末；捨高以取下；釋近而之遠，三者為不祥，伐高句麗，是也。然蓋蘇文弒君，又戮大臣以逞，一國之人，延頸待救，議者顧未亮耳。」於是，北輸粟營州，東儲粟古大人城。十一月，帝至洛陽。前宜州刺史鄭天璹，已致仕，帝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句麗，召詣行在問之。對曰：「遼東道遠，糧轉艱阻，東夷善守城，不可猝下。」帝曰：「今日非隋之比，公但聽之。」以刑部尚書張亮，為平壤道行軍大摠管，帥江、淮、嶺、硤兵四萬，長安、洛陽募士三千，戰艦五百艘，自東[9]州泛海，趣平壤。又以太子詹事左衛率李世勣，為遼東道行軍大摠管，帥步騎六萬，及蘭、河二州降胡，趣遼東。兩軍合勢，大集於幽州。遣行軍摠管姜[10]行本、少監丘行淹，先督衆士，造梯衝於安羅山。時，遠近勇士應募，及獻攻城器械者，不可勝數。帝皆親加損益，取其便易。又手詔諭天下：「以高句麗蓋蘇文，弒主虐民，情何可忍？今欲巡幸幽、薊　，問罪遼、碣，所過營頓，無為勞費。」且言：「昔，隋煬帝殘暴其下，高句麗王，仁愛其民。以思亂之軍，擊安和之衆，故不能成功。今略言必勝之道有五：一曰，以大擊小；二曰，以順討逆；三曰，以理乘亂；四曰，以逸敵勞；五曰，以悅當怨，何憂不克？布告元元，勿為疑懼。」於是，凡頓舍供備之具，減者太半。詔諸軍及新羅、百濟、奚、契丹，分道擊之。

四年，春正月，李世勣軍，至幽州。三月，帝至定州，謂侍臣曰：「遼東本中國之地，隋氏四出師，而不能得。朕今東征，欲爲中國，報子弟之讎，高句麗雪君父之恥耳。且方隅大定，唯此未平，故及朕之未老，用士大夫餘力，以取之。」帝發定州，親佩弓矢，手結雨衣於鞍後。李世勣軍發柳城，多張形勢，若出懷遠鎮者，而潛師北趣甬道，出我

不意。夏四月，世勣自通定，濟遼水，至玄菟，我城邑大駭，皆閉門自守。副大摠管江夏王道宗，將兵數千，至新城，折衝都尉曹三良，引十餘騎，直壓城門，城中驚懼[5]，無敢出者。營州都督張儉，將胡兵為前鋒，進度遼水，趨建安城，破我兵，殺數千人。李世勣、江夏王道宗，攻盖牟城，拔[9]之，獲一二萬人、糧十萬石，以其地為盖州。張亮帥舟師，自東萊度海，襲卑沙城。城四面懸絶，惟西門可上。程名振引兵夜至，副摠管王大度先登。五月，城陷，男女八千口沒焉。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。帝至遼澤，泥淖二百餘里，人馬不可通。將作大匠閻立德，布土作橋，軍不留行，度澤東。王發新城、國內城步騎四萬，救遼東。江夏王道宗，將四千騎逆之，軍中皆以為衆寡懸絶，不若深溝高壘，以待車駕之至。道宗曰：「賊恃衆有輕我心，遠來疲頓，擊之必敗。當淸路以待乘輿，乃更以賊遺君父乎？」都尉馬文擧曰：「不遇勍敵，何以顯壯士？」策馬奔擊，所向皆靡。衆心稍安，旣合戰，行軍摠管張君乂退走，唐兵敗衄。道宗收散卒，登高而望見，我軍陣亂，與驍騎數千衝之。李世勣引兵助之，我軍大敗，死者千餘人。帝度遼水，撤橋以堅士[11]卒之心，軍於馬首山。勞賜江夏王道宗，超拜馬文擧中郎將，斬張君乂。帝自將數百騎，至遼東城下，見士卒負土塡塹，帝分其尤重者，於馬上持之，從官爭負土置城下。李世勣攻遼東城，晝夜不息，旬有二日。帝引精兵會之，圍其城數百里[12]，鼓噪聲振天地。城有朱蒙祠，祠有鎖甲銛矛。妄言前燕世天所降。方圍急，飾美女以婦神，巫言：「朱蒙悅，城必完。」勣列砲車，飛大石過三百步，所當輒潰。吾人積木為樓，結絙網[13]，不能拒，以衝車撞陴屋碎之。時，百濟上金髹鎧，又[14]以玄金爲文鎧，士被以從。帝與勣會，甲光炫日。南風急，帝遣銳卒，登衝竿之末[15]，熱其西南樓。火延燒城中，因揮將士登城。我軍力戰不克，死者萬餘人。見捉勝兵萬餘人，男女四萬口，糧五十萬石，以其城為遼州。李世勣進攻白崖[16]城西南，帝臨其西北。城主孫伐[17]音，潛遣腹心請降，臨城投刀鉞爲信，曰[9]：「奴願降，城中有不從者。」帝以唐幟與其使曰：「必降者，宜立之城上。」代音立幟，城中人以為唐兵已登城，皆從之。帝之克遼東也，白巖城請降，旣而中悔。帝怒其反覆，令軍中曰：「得城，當悉以人物，賞戰士。」李世勣見帝將受其降，帥甲士數十人，請曰：「士卒所以爭冒矢石，不顧其死者，貪虜獲耳。今城垂拔，奈何更受其降，孤戰士之心？」帝下馬謝曰：「將軍言是也，然縱兵殺人，而虜其妻孥，朕所不忍。將軍麾下有功者，朕以庫物賞之，庶因將軍贖此一城。」世勣乃退，得城中男女萬餘口，臨水設幄，受其降，仍賜之食，八十已上，賜帛有差。他城之兵在白巖者，悉慰諭給糧仗，任其所之。先是，遼東城長史，為部下所殺，其省事奉其妻子，奔白巖。帝憐其有義，賜帛五匹，為長史造靈輿，歸之平壤。以白巖城為巖州，以孫代音為刺史。初，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，戍蓋牟城，李世勣盡虜之。其人請從軍自效。帝曰：「汝家皆在加尸，汝為我戰，莫離支必殺汝妻子。得一人之力，而滅一家，吾不忍也。」皆稟賜遣之。以盖牟城為蓋州。帝至安市城，

進兵攻之。北部耨薩高延壽、南部耨薩高惠眞，帥我軍及靺鞨兵十五萬，救安市。帝謂侍臣曰：「今為延壽策有三。引兵直前，連安市城為壘，據高山之險，食城中之粟，縱靺鞨掠吾牛馬，攻之不可猝下，欲歸則泥潦爲阻，坐困吾軍，上策也；拔城中之衆，與之宵遯，中策也；不度智能，來與吾戰，下策也。卿曹觀之，彼必出下策，成擒在吾目中矣。」時，對盧高正義年老習事，謂延壽曰：「秦王內芟羣雄，外服戎狄，獨立為帝，此命世之才。今據擧海內之衆而來，不可敵也。為吾計者，莫若頓兵不戰，曠日持久，分遣奇兵，斷其糧道。糧食旣盡，求戰不得，欲歸無路，乃可勝。」延壽不從，引軍直進，去安市城四十里。帝恐其低徊不至，命大將軍阿史那社[18]尒，將突厥千騎以誘之。兵始交而僞走，延壽曰：「易與耳。」競進乘之，至安市城東南八里，依山而陣。帝悉召諸將問計。長孫無忌對曰：「臣聞：'臨敵將戰，必先觀士卒之情。'臣適行經諸營，見士卒聞高句麗至，皆拔刀結旆，喜形於色。此必勝之兵也。陛下未冠，身親行陣。凡出奇制勝，皆上稟聖謀，諸將奉成筭耳。今日之事，乞陛下指蹤。」帝笑曰：「諸公以此見讓，朕當為諸公商度。」乃與無忌等，從數百騎，乘高望之，觀山川形勢，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。我軍與靺鞨合兵為陣，長四十里。帝望之，有懼色。江夏王道宗曰：「高句麗傾國以拒王師，平壤之守必弱。願假臣精卒五千，覆其本根，則數十萬之衆，可不戰而降。」帝不應。遣使紿延壽曰：「我以爾國强臣弑其主，故來問罪，至於交戰，非吾本心。入爾境，芻粟不給，故取爾數城，俟爾國修臣禮，則所失必復矣。」延壽信之，不復設備。帝夜召文武計事，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，陣於西嶺，長孫無忌、牛進達，將精兵萬一千，為奇兵，自山北出於狹谷，以衝其後，帝自將步騎四千，挾鼓角，偃旗幟，登山。帝勑諸軍，聞鼓角，齊出奮擊。因命有司，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。是夜，流星墜延壽營。旦[19]日[20]，延壽等，獨見李世勣軍小，勒兵欲戰。帝望見無忌軍塵起，命作鼓角，擧旗幟，諸軍鼓噪並進。延壽等懼，欲分兵禦之，而其陣已亂。會，有雷電，龍門人薛仁貴，著奇服，大呼陷陣，所向無敵，我軍披靡。大軍乘之，我軍大潰，死者三二萬餘人。帝望見仁貴，拜遊擊將軍。延壽等將餘衆，依山自固。帝命諸軍圍之，長孫無忌悉撤橋梁，斷其歸路。延壽、惠眞，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，請降，入軍門，拜伏請命。帝簡耨薩已下官長三千五百人遷之內地，餘皆縱之，使還平壤，收靺鞨三千三百人，悉坑之。獲馬五萬匹、牛五萬頭、明光鎧萬領，它器械稱是。更名所幸山，曰駐驆山。以高延壽爲鴻臚卿，高惠眞為司農卿。帝之克白巖也，謂李世勣曰：「吾聞，安市城險而兵精，其城主村材勇，莫離支之亂，城守不服，莫離支擊之，不能下，因而與之。建安兵弱而糧小，若出其不意，攻之必克。公可先攻建安，建安下，則安市在吾腹中。此兵法所謂'城有所不攻者'也。」對曰：「建安在南，安市在北，吾軍糧皆在遼東。今踰安市，而攻建安，若麗人斷吾糧道，將若之何？不如先攻安市，安市下，則鼓行而取建安耳。」帝曰：「以公為將，安得不用公策，勿誤吾事！」世勣遂攻安市。安

市人望見帝旗蓋，輒乘城鼓噪，帝怒。世勣請克城之日，男子皆坑之。安市人聞之，益堅守，攻久不下。高延壽、高惠眞請於帝曰：「奴旣委身大國，不敢不獻其誠。欲天子早成大功，奴得與妻子相見。安市人顧惜其家，人自為戰，未易猝拔。今，奴以高句麗十餘萬衆，望旗沮潰，國人膽破。烏骨城耨薩老耄，不能堅守，移兵臨之，朝至夕克，其餘當道小城，必望風奔潰。然後收其資糧，鼓行而前，平壤必不守矣。」羣臣亦言：「張亮兵在沙城，召之，信宿可至。乘高句麗恟懼，併力拔烏骨城，度鴨渌水，直取平壤，在此擧矣。」帝將從之，獨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，異於諸將，不可乘危徼幸，今建安、新城之虜衆，猶十萬，若向[21]烏骨，皆躡吾後，不如先破安市，取建安，然後長驅而進，此萬全之策也。帝乃止。諸將急攻安市。帝聞城中雞彘聲，謂世勣曰：「圍城積久，城中烟火日微，今鷄彘甚喧，此必饗士，欲夜出襲我，宜嚴兵備之。」是夜，我軍數百人，縋城而下。帝聞之，自至城下，召兵急擊。我軍死者數十人，餘軍退走。江夏王道宗，督衆築[22]土山於城東南隅，侵逼其城。城中亦增高其城，以拒之。士卒分番，交戰日六七合。衝車、礮石，壞其樓堞，城中隨立木柵，以塞其缺。道宗傷是足，帝親為之針。築山，晝夜不息，凡六旬，用功五十萬。山頂去城數丈，下臨城中。道宗使果毅傅伏愛，將兵屯山頂，以備敵。山頹壓城，城崩。會，伏愛私離所部，我軍數百人，從城缺出戰，遂奪據土山，塹而守之。帝怒，斬伏愛以徇，命諸將攻之，三日不能克。道宗徒跣詣旗下，請罪。帝曰：「汝罪當死，但朕以漢武殺王恢，不如秦穆用孟明，且有破蓋牟、遼東之功，故特赦汝耳。」帝以遼左早寒，草枯水凍，士馬難久留，且糧食將盡，勅班師。先拔遼、蓋二州戶口，度遼，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，城中皆屏跡不出。城主登城拜辭，帝嘉其固守，賜縑百疋，以勵事君。命世勣、道宗，將步騎四萬為殿，至遼東度遼水。遼澤泥濘，車馬不通。命無忌，將萬人，翦草塡道，水深處，以車為梁，帝自薪於馬鞘，以助役。冬十月，帝至蒲溝[23]駐馬，督塡道。諸軍度渤錯水，暴風雪，士卒沾濕多死者。勅燃火於道以待之。凡拔玄菟、橫山、蓋牟、磨米、遼東、白岩、卑沙、夾谷、銀山、後黃十城，徙遼、蓋、岩三州戶口，入中國者七萬人。高延壽自降後，常憤歎，尋以憂死，惠眞竟至長安。新城、建安、駐蹕三大戰，我軍及唐兵馬死亡者，甚衆。帝以不能成功，深悔之。嘆曰：「魏徵若在，不使我有是行也。」

論曰：唐太宗，聖明不世出之君。除亂比於湯、武，致理幾於成、康。至於用兵之際，出奇無窮，所向無敵。而東征之功，敗於安市，則其城主，可謂豪傑非常者矣。而史失其姓名，與楊子所云：「齊、魯大臣，史失其名。」無異。甚可惜也。

五年，春二月，太宗還京師，謂李靖曰：「吾以天下之衆，困於小夷，何也？」靖曰：「此，道宗所解。」帝顧問道宗，具陳：在駐蹕時，乘虛取平壤之言。帝悵然曰：「當

時悤悤，吾不憶也。」夏五月，王及莫離支蓋金，遣使謝罪，幷獻二美女。帝還之，謂使者曰：「色者人所重，然憫其去親戚以傷乃心，我不取也。」東明王母塑像，泣血三日。初，帝將還，帝以弓服賜盖蘇文，受之不謝，而又益驕恣。雖遣使奉表，其言率皆詭誕，又待唐使者倨傲，常窺伺邊隙。屢勅令不攻新羅，而侵凌不止。太宗詔勿受其朝貢，更議討之。

三國史記　卷第二十一

註釋

^ 1.0 1.1 1.2 1.3 1.4 原本「臧」

↑ 原本「盖」

↑ 原本「韶」

↑ 原本「公」

^ 5.0 5.1 原文補充

↑ 原本「鄉」

↑ 原本「雪」

↑ 原本「納」

^ 9.0 9.1 9.2 原本缺刻

↑ 原本「江」

↑ 原本「上」

↑ 原本「重」

↑ 原本「罔」

↑ 原本「丈」

↑ 原本「未」

↑ 原本「巖」

↑ 原本「代」

↑ 原本「杜」

↑ 原本「日一」

↑ 原本「曰」

↑ 原本「回」

↑ 原本「第」

↑ 原本「蒲」